



# 黑白男女

## 结尾不是结束(下)

(上接 11 月 3 日 A14 版)

蒋志方不在选煤楼上班了，他调到了矿上的共青团委员会当干事。由工人变成了干部，全矿的青年都是他工作和服务的对象。身份的改变使蒋志方的责任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不少，也使他有条件、有理由对一些青年人进行家访，和一些青年谈心。这天吃过晚饭，他到周天杰师傅家里来了，准备和郑宝兰谈一谈。他知道，郑宝兰和卫君梅是同学，是闺蜜，两人又同命相连，关系非同一般。他想通过郑宝兰，从侧面了解一下，卫君梅对他到底有什么看法。蒋志方一问郑宝兰在家吗，周天杰的样子就很警惕。凡是有男的来找郑宝兰，都会让周天杰心里打鼓，想到自家的儿媳还能不能保住。

周天杰认识蒋志方，知道蒋志方是蒋妈妈的儿子。周天杰还听郑宝兰说起过，蒋志方在追求卫君梅，卫君梅不同意。难道蒋志方追求卫君梅不成，把目标转向郑宝兰了？他站在门口，没打算让蒋志方进屋，问：你找郑宝兰干什么？

蒋志方说：我调到矿团委工作了，郑宝兰也是青年，我想看看她有什么困难。

困难有。我家的电线老化了，要是冒了火花，着了火，就麻烦了。你能不能跟矿上的领导说说，让领导派人把我们家的电线换一换。

好，我明天就去跟有关领导反映，看看领导能不能派电工来你们家检查一下。要是他们顾不上，我来帮你们家检查也可以。

还有，我听说从明年春天开始，居民楼前面不让种菜了，一律种草，这个我坚决反对。别人家种不种菜我不管，反正我们家的菜园一定要保住。谁敢动我们家的菜园，我跟他没完。我得了癌症，已经是快死的人了，我谁都不怕。

您说的这个消息我还没听说。郑宝兰不在家吗？

周天杰

这才告诉蒋志方：郑宝兰回她娘家去了，她娘家爹瘫痪了，她回去伺候她娘家爹去了。哎，我听说你在和卫君梅谈恋爱，谈得怎么样了？

还没有。

你和卫君梅谈恋爱，我赞成。卫君梅可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一般的男人都比不上她的心劲大。

蒋志方笑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你们办事儿的时候，别忘了告诉我一声，我去讨一杯喜酒喝。我和你爸爸可是好兄弟，可惜蒋哥走得太早了！

蒋志方来到郑宝兰的娘家找到郑宝兰时，让郑宝兰颇感惊奇，说哟，蒋书记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
蒋志方说：郑宝

兰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刚调到团委，只是一个干事，哪里是什么书记！

反正当了干事，离当书记就不远了。蒋志方的造访，让郑宝兰稍稍有些紧张。她的紧张不是因为蒋志方当了干部，成了上级，主要还是因为她和卫君梅的那层关系。她有时会产生错觉，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和卫君梅当成是一个人。有人找卫君梅，她会以为找她。有人找她呢，她又会以为是找卫君梅。好比当年看见陈龙民时，她就免不了紧张，如今看见蒋志方，她还是免不了紧张。

耳朵很灵的郑宝兰的母亲，听见从外面进来了一个男人，大声问：宝兰，是谁来了？

君梅姐的朋友。

君梅有朋友了，那好。君梅没一块儿来吗？

没有。

你还年轻，你啥时候能找一个朋友呢？

找什么朋友，你瞎操心么！我和你爸成了这样子，有一天没一天的，你要是

有个朋友，我们死了就放心了。

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郑宝兰也很灵透，她略一想，就想到了蒋志方是为卫君梅而来，还是牵挂着卫君梅。她让蒋志方到另一间屋，对蒋志方说：那天你走后，你不知道卫君梅哭得有多伤心。她哭得浑身发抖，抖得都快散架了。

自从她丈夫陈龙民死后，她好久没那样哭过了。她肯定是后悔了，后悔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，她才哭成那样。我知道她，她心里对你有 100 个好，一个都不敢说出来。她有她的难处。

蒋志方想说我知道了，但他没有说出来。他五内沸然，心里的热浪往上扑得厉害。他担心一开口说话，嗓子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的嘴动了动，就把嘴唇闭上了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一连点了 3 下。他管住了自己的嘴，管不住自己的眼，他眼里涌满了泪水。

郑宝兰说：蒋志方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到了团委，卫君梅就更不敢对你好了。可是，千万千万，你不要不理她。她的手机现在是开着的，你该给她发短信，只管发；你该给她打电话，只管打。她可能不给你回短信，也不接你的电话。可是，她只要看到你的短信，只要听到你打电话的铃声，心里就感动得不行，精神上就会得到很大的支持。你要是误会了她，真的不理她了，对她的打击可就太大了，她的精神可能会垮掉。

蒋志方把扑到喉头的热浪往下咽了一下，并转过脸，像是望远方望了望，还是把话说了出来：我知道了！

在蒋志方的建议下，矿团委成立了一

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队，主要服务对象是矿上有困难的工亡矿工家属。蒋志方的想法和做法与蒋妈妈一脉相承，只不过，服务由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，服务对象的覆盖面扩大了不

少，服务的力度大大增加。

服务队的一帮男女青年来到周天杰家，为周天杰家更换了老化的电线，把菜园的地刨了一遍，还帮周天杰的老母亲洗了头，剪了发。当老母亲提出要照相时，一个女青年用手机为她照了好几张。女青年当即把手机上的照片拿给她看，她说：是我，是我。

服务队来到卫君梅家，帮卫君梅扫地，擦桌子，修自行车，还辅导慧灵写作业，教慧生唱儿歌。卫君梅明白，志愿服务队是蒋志方安排到她家来的，因为一个服务队员受蒋志方之托，给她送来了手机的充电器。因此，卫君梅显得有些拘谨。服务队没来之前，她什么都会干，服务队一来，她好像什么都不会干了，干什么都插不上手。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：谢谢你



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能行。

服务队到郑海生家去得勤一些，隔一两天，就有年轻的队员到郑海生家去一次。特别是中午郑宝兰不能回娘家的时候，他们帮助热饭，为郑海生喂饭，还拿起郑海生的手，协助郑海生做康复活动。您别说，康复活动还真见效果，原来郑海生的手指头抽抽得掰不开，根本握不成拳头。

经过康复训练之后，郑海生的手指头不但掰得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四是四，五是五，还握成了拳头。看这个趋势，再训练一段时间，说不定郑海生就可以自己拿筷子，自己端碗吃饭。

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带王俊鸟到矿上的澡堂洗澡，脱光衣服后，王俊鸟见澡堂里的人有些多，弯着腰，抱着胸，收着腿，不愿往大池子里走，她嚷着说：我害羞，我害羞！

女队员劝她说：没事儿，你下到水里，别人就不见你了。

王俊鸟一下到汤池里就不是她了，一下一下拍水，拍得水花儿四溅。她一边拍水，一边嘻嘻乐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(全文完)

